

“赣州撤后取漳州，妙计神兵顽敌愁”

# 奏响东征凯歌的漳州战役

■潘金桥 丁玉坤 薛国斌

1932年初，中央红军在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强攻赣州月余未克，损失较大。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形势和红军任务等，提出“必须直下漳（州）泉（州）”，并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进攻驻守福建龙岩、漳州地区的国民党军，发起漳州战役。4月10日拂晓，红1军团进抵龙岩，歼灭小池、考塘地区的国民党军，向龙岩城发起攻击。经2个小时激战，红军攻克龙岩，打开东征漳州的大门。14日，红5军团赶到龙岩，同东路军主力会合。19日晨，红军向漳州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经奋力拼杀，突破敌主阵地十二岭、凤帽岭，占领天宝、南靖一线，乘胜进攻漳州市区。城中守敌无胆应战，焚毁弹药库后，分头向漳浦、诏安方向逃窜。4月20日，红军胜利进入漳州城。

此次战役，红军取得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在军事上，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重创粤军一翼，巩固和发展了中央苏区；在政治上，“给帝国主义国民党一个很大的威胁”，在国内外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在经济上，征集大量的经费物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在财政、物资上的困难。

1961年11月，郭化若将军瞻仰“芝山红楼”（即毛主席率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后，题诗赞扬漳州战役：“赣州撤后取漳州，妙计神兵顽敌愁。转劣为优凭并力，示形造势运奇谋。人民战法空千古，革命韬略独一筹。卅载红旗光大地，东风万里唱同仇。”

**敌进我进，外线出击。**当敌人向我发起进攻时，“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以主要力量或一部分力量向敌薄弱之处、要害之地发起反攻或进攻，把内线的战略防御与外线的战略进攻行动结合起来，以攻为守，从而制人而不制于人，掌握主动权，调动敌人，挫败敌人的进攻企图。

1932年3月，红军得到情报，粤军企图进攻闽西苏区。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大后方和经济中心，不容有失。同时，中央红军未能攻克赣州，反遭重大损失，并丧失了第三次“围剿”胜利赢得的发动群众、壮大红军、巩固与扩大苏区的宝贵时间。毛泽东同志分析指出，“在现时



位于福建省漳州市的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纪念碑。

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包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在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展开时局，求得战争”。也就是说，巩固闽西苏区、打击入侵粤敌的任务，不能简单死守，必须发挥红军善于机动作战的特长，打出外线，方能展开时局、有效御敌。同时，考虑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已到达厦门，而漳州紧邻厦门，打下漳州既可威慑牵制入侵闽西的粤军，争得军事上的主动，又可推动正在兴起的抗日反蒋运动。漳州战役的顺利进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包围之外，突破敌人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转移其中区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

**知己知彼，谋略欺骗。**漳州战役中，红军对敌情、我情、地形、民情风情都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掌握了详实的情报。在此基础上，红军摸清敌人规律，找到敌人弱点，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谋略欺骗、示形惑敌。

经过调查发现，在漳州守敌只有张贞部，其装备较好，但兵员素质差，战斗力较弱，被人们称为“飞鸡兵”“豆腐军”，

且孤立无援，附近厦门、泉州没有强敌可资增援。而闽南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农村游击战争正在开展，红军“直下漳州”能得到广大群众支持。此外，漳州虽然是闽南地区的一座中等城市，但它历来不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其地势平坦开阔、易攻难守，红军可集中优势兵力打有把握之战。在知己知彼的同时，红军还做了许多示形惑敌、谋略欺骗以“乱敌探耳目”的动作。一是依靠人民群众隐蔽示假，多次指示地方党组织要发动和武装群众袭击敌人，给守城敌军造成“游击队”骚扰的错觉；二是指示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发表宣言，“宣言内容要使敌人看不出红军主攻方向”；三是在东路军决定攻打龙岩后，按理部队应向南行军，但红军向长汀以东以北的新桥方向行动，以此迷惑守敌。

**集中兵力，拣弱的打。**聂荣臻回忆说：“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大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无它：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

个军事原则。”

之所以选择攻打漳州，一个重要原因是福建省报告：漳州敌军张贞部，实际上没有很大战斗力，只有一个团打过仗，其他不行。尽管张贞部装备优良，却掩盖不住其外强中干的弱军本质。首先这支队伍的基础是土匪，组织松散、调遣困难。其次，内部派系林立，勾心斗角。再次，军纪败坏，欺压百姓，群众反抗情绪强烈。这样一支军纪军风败坏，兵员素质极差，又无群众基础的队伍，其作战能力可想而知。综合看，张贞部除武器装备优良外，别无优势，红军可集中兵力，击其弱点。打下龙岩后，红1军团没有急于乘胜追击，而是就地休整，等待红5军团会合，以集中兵力形成作战拳头。战斗打响后，在我优势兵力下，张贞部弱点暴露无遗，不堪一击。拂晓发起总攻，9时红军已占领主阵地，15时战斗基本结束。

**迅速突然，攻敌不备。**在战后的一次干部会上，毛泽东同志风趣地说：“我们从江西跑了几百里，一下子打到这里，消灭了国民党的许多军队。张贞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简直是成了‘天兵天将’。”“兵贵神速。漳州陆海交通便利，红军若不能出敌不意、速战速决，敌人就会迅速组织援兵反击，取胜将十分困难，甚至失败。”

急行军是红军在多年战斗中练出来的拿手本领。“漳州战役之所以能获得胜利，首先是我军行动神速，大部队在丘陵地运动，两天赶路一百五十多里，使敌人来不及组织充分的防御。”长汀距龙岩168公里，龙岩距漳州143公里，路途遥远，打到漳州，全凭红军将士两条腿赶路。为迷惑敌人而向长汀机动的红1军团，迅速折回，打龙岩守军措手不及。红5军团为了按计划与红1军团会合，4月3日从江西信丰出发，向福建龙岩方向连续急行军12天后到达。两军团一合即向漳州急进，来势之猛、行动之快，完全出乎张贞意料。

## 史说新语

## 链接历史

坐落在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的魁星阁，是一座有着200余年历史的中式古建筑。79年前，这座小阁楼见证了华南第一个国事座谈会的召开，镌刻着抗战时期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

1945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东江解放区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以东江纵队政治部名义，在魁星阁召开东江解放区路东地区各界人士国事座谈会，史称“路东国事座谈会”。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东江纵队政治委员尹林平和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主持会议。与会代表有350余人，包括各阶层、各党派及开明士绅、名流学者代表，区、乡政权的农（渔）、青、妇抗日群众团体的领导人，还有路东解放区党、政、军负责人等。

在国事座谈会上，与会代表为共同抗战群策群力。尹林平先是代表中共广东省委、东江纵队政治部作了长达6小时的抗战形势报告，阐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的形势，揭露了国民党军连续败退的事实。与会代表在认清国内外急剧变化的局势后，也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立场态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同。如此一来，大大团结了各党派抗日人士、各阶层爱国群众。

会议期间，根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尹林平、曾生等领导与代表们促膝谈心，耐心宣讲党的政策，诚恳征求各方意见。经过一番酣畅淋漓的交心，许多党外人士纷纷倾吐心中疑虑，并提出不同的见解。

经过民主畅谈，会议一致呼吁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审议通过了东江解放区17项施政纲领和路东民主建政章程草案。会议决定成立路东最高权力机构——路东参议会和最高行政机构——路东行政委员会，随即审议通过了选举办法。根据选举办法，凡是18岁以上的男女公民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同时，遵循中共中央所规定之“三三制”原则，在政权机关和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不能超过三分之一，国民党左派及无党派抗日人士占三分之二。会议决定由各区、乡分别召开各界民众代表大会，最终选出参议员49名，组成路东参议会，其中共产党员16名；再由参议会互选参议员9名，组成路东行政委员会。

同年4月23日至29日，尹林平主持召开了路东区首届参议会。会议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路东区第

# 东江解放区的「路东国事座谈会」

■汤炎忠

一届正副参议长3人、路东区行政委员会委员9人。

为期4天的路东国事座谈会，对华南探索建立“三三制”联合政府，对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会议正如一场“及时雨”，浇灌着东江解放区的民主政治和民族解放事业，掀起了民主建政、减租减息、建立农民抗敌会、动员广大农民参军、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的高潮。

# 穿梭战场的“清道夫”

■彭生治

1915年的一天，美国人欧内斯特·霍姆斯和多名工人花费数小时，终于从河里拖拽出被困汽车。他发现，这一过程需要绳索和固定装置，于是萌生发明一种拖拽和运输故障车辆的想法。1916年，霍姆斯经过多次试验，设计出一套由发动机驱动、通过链条传动，控制穿插在三角架上的钢绳升降，将器物吊起并脱离现场的救援装置，并将其安装到一辆卡车上。这辆特殊的汽车就是世界上公认的第一辆清障车，这套安装在卡车上的装置也被称为清障装置。之后，霍姆斯抓住商机，创建清障车制造公司，以“Holmes”为清障车商标批量制造、销售清障车。

公司成立不久，又相继开发多款清障车，这些清障车的清障能力不断提升，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同时美军发现其战场价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如何回收陷入困境或损坏的机动车辆一度成为美军面临的挑战。起初，美军使用的是其他车辆甚至用牲畜来牵引，不仅

费时费力，还影响作战效率。后来，美军将Holmes清障车的清障装置安装在“自由”卡车上，便成了美军的第一辆清障车。

20世纪30年代，美军车辆装备的数量快速增长，车体也不断增大，对重型清障车的需求日益强烈。之后，Corbett卡车公司生产了3辆重型清障车，这些车辆可看作是M1系列清障车的前身。美军在测试评估了这些清障车后，于1940年制定了AXS-443规格。该规格概述了重型清障车的任务：“由军械维修连在战斗区使用，用于全履带、半履带和轮式车辆的维修、保养和抢救”。

随后，美军向国内主要卡车制造商发出该规格车辆的招标书。中标的沃德·拉弗兰斯卡公司，于1941年推出了2辆试验车，陆军称之为重型清障车M1，也称为M1 1系。该车动力是有着双点火装置的汽油发动机，在保险杠后有一台取力器驱动的自救绞盘，驾驶

室后还有重型单臂起重机及众多的工具设备。

M1 1系总体上令美军满意，加上1941年美军预感战争将至，便加大了对作战设备的采购。不久，由沃德·拉弗兰斯卡公司改造升级的M1 2系对外亮相。与1系不同，2系在后部增设了一台牵引力21.5吨的绞盘与106.7米长的钢缆，还使用了有180度横移能力的起重机。2系清障车的最大速度为72公里/小时，在公路上行驶平均耗油量约每公里1升汽油，巡航速度公路续航321公里，是个不折不扣的“油老虎”。

沃德·拉弗兰斯卡公司除为美军生产车辆外，还生产3系清障车供盟国使用。3系和2系外观上基本相同，最主要的区别是减少了2系车头防护网的2个电气接口。3系共生产300余辆，全部通过租借法案提供给盟国，其中有近100辆送至苏联，其余都提供了英联邦国家。

1943年5月，沃德·拉弗兰斯卡公司交付的M1A1清障车作为M1系列的最后一个型号，也是美军标准的10吨级重型清障车，使用各式工具进入工作状态后全车重16吨，最大牵引质量27吨，胜任大多数战场的清障需求。

从服役以来一直到50年代，M1系列各型号清障车曾在北非战场、欧洲战场中大显身手，大规模用于欧陆战场，参加了盟军的包括“红球速递计划”在内的大部分行动，它们作为军械连的装备回收了坦克、装甲车在内的大量车辆，得到战场“清道夫”的称号。

随着现代化武器威力的逐步提升，M1系列清障车难以胜任复杂的地形与凶猛的火力，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名为装甲回收车的特种车辆。这种车辆的用途与清障车类似，不过它能够抵抗炮火与流弹的考验，还能依靠履带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行驶。



上图：里格尼茨战役图。  
右图：收藏于俄罗斯彼得夏宫的蒙古重骑兵甲冑。



# 蒙古的骑兵甲冑

■曹波

1241年4月9日，在距波兰里格尼茨城约10公里的平原地带，由拔都统率、速不台指挥的蒙古军队，大败由西里西亚公爵亨利二世率领下的波兰联军。据《多桑蒙古史》记载，当时波兰联军损失甚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里格尼茨战役。

当时，正值蒙古第二次西征，蒙古军队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击败了当时初步进入封建时代的波兰，并大获全胜。这与其主要骑兵所使用精良的甲冑不无关系。此役中，蒙古骑兵分重骑兵和轻骑兵两种，他们使用的甲冑有所不同。重骑兵的甲冑由胸甲、肩甲、臂甲和腿甲4个部分组成，一片是从大腿到颈，根据人体的形状来制作，另一片是从颈到腰，同前部的甲片连接起来，每一边肩上固定一块铁板，双臂上各有一片从肩覆盖到手腕的甲，双腿上面也各覆盖一片甲。此外，重骑兵还戴头盔，头盔的上部是用铁或钢制成，保护颈部咽喉的部分则用皮革制成，以保证动作灵活性。重骑兵的战马也穿戴护身甲。这种马匹的护身甲由5个部分组成，马的两侧各有一片一直盖到马头

的甲，后侧系着一片放在马臀的甲，还有一片甲固定在马的胸部，另外，马的额头也有一块铁板，系结在两侧的甲片上。

而轻骑兵一般只戴头盔，身上不披盔甲或只披轻型皮甲。皮甲的防护部分主要由胸甲、披膊、膝裙3部分组成，这在满足简单防护的同时对骑兵的束缚较小，使其作战灵活性更强。他们的战马，使用的也是皮质半覆盖马铠，甚至没有马铠。这些蒙军轻骑兵在战前会内披一件丝绸长袍，长袍由生丝制成，编织细密，普通箭头难以穿透，最多只会连箭带衣一同插进肢体，在救治过程中，只需将丝布拉出，便可将箭头从伤口中拔出，极大提高了救护效率。

反观波兰联军的骑兵，他们身披锁子甲或皮甲，头戴西式的圆顶盔或东欧式的有链甲护面的尖顶盔，护具主要是手持的三角盾、圆盾或水滴形盾，除少数战马有角袍外，多数骑兵的马匹没有防护装具，在蒙军高强度复合弓射击下，哪怕是防护能力较好的锁子甲，都很容易被箭头穿透锁孔甚至直接射断铁扎进身体，更遑论皮甲了，战马的罩袍自然

更是无法抵御蒙古骑兵密集的前箭。而且，当时波兰联军骑兵的主要武器是又长又重的长枪，这用来对付步兵和欧洲的骑士或许很致命，而蒙军采用的是“安息人箭法”，即骑射者一边逃走，一边向后方的敌人射箭，这样就能对敌人进行全时全域打击，波兰联军骑兵的长枪再长，也不敌蒙军弓箭的射程长。

战斗中，蒙军将重骑兵调到最前排，轻骑兵先从重骑兵队列之间的空隙冲出击联军，而后返回重骑兵身后，重骑兵趁势发起冲锋，同时两翼的轻骑兵包抄到联军侧翼乃至身后，与重骑兵一起形成合围之势。已经混乱不堪的波兰联军骑兵本就防护不足，直接被蒙古重骑兵碾压击杀，而联军重甲骑兵机动性又差，面对蒙军灵活的轻骑兵，不仅追不上，想慢射杀，也只能作为慢速移动靶被慢慢射杀。波兰联军两翼大都是临时征召的矿工和农民，更是因缺乏铠甲被蒙军骑兵大量射杀，伤亡惨重。此后，在甲冑加持下的蒙古军队，凭借灵活的武器和战术，在欧洲战场横扫多国军队。



美制M1 2系清障车。